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三

後漢

肅宗孝章皇帝

甲申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議貢舉法

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

寢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

陵人賢上議略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

相兼是以孟公綽優于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

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

先不可純以閭閻然其要歸下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

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言天下樞要在於尚書而

閒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

秋七月詔禁治獄慘酷者

八月帝南巡

詔所經道上州縣毋得設儲峙命司空自將徒支拄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

冬十月至宛以朱暉

字文季南陽宛人

爲尙書僕射

九月幸章陵十月進幸江陵還幸宛召前臨淮太守宛

人朱暉拜尙書僕射暉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曰疆直

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

上召而用之

後尙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修均輸法暉固執以爲不可曰王制天子

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

明上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尙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約出之暉因稱病篤不復復署議尙書令以下惶怖謂

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並劾奏。暉帝寢其事。詔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大官賜食。暉乃起謝。

十一月還宮。

以孔僖為蘭臺令史。

秩六百石掌奏及印工文書

魯國孔僖

字仲和

涿郡崔駰

字亭伯

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

始崇聖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善。鄰房生上書。

告駰。僖誹謗先帝。譏刺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

以書自訟。

略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加虛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為

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周應俊改

儻其不當亦宜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賜毛義

字少卿

鄭均

字仲虞。東平任城人。

穀各千斛。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于鄉里帝下詔褒美

賜義均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

均兄爲縣吏頗

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仕爲尚書免歸後帝東巡過狂城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號爲白衣尚書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邑令義捧檄而八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

安邑東觀漢記作安陽今從范書

詔除妖惡禁錮者

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如有賢才沒齒無用朕甚憐之諸以前妖惡禁錮者皆蠲除之

乙酉

二年春正月詔賜民胎養穀戒俗吏矯飾者

句踐早昏嫁重丁男蓋  
國圖霸權宜之術非王治  
也戒俗吏矯飾足矣天下  
之大比戶皆予以胎養  
三斛何以爲繼孟子盡仁  
書不如無書之言盡之矣

詔曰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  
爲令又詔三公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撻之人事  
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  
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注見前令劉方字伯  
況平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  
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  
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  
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 行四分厯

太初厯施行百餘年厯稍後天

謂七曜之行在厯家所推步躔次之前晦朔弦

望不

上命治厯編訢人姓名

李梵等綜校其狀作四分厯

合也

施行之。

二月帝東巡。

耕于定陶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注見前宗祀五帝

于汶上明堂注亦見前赦天下帝之為太子也受尚書于東

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禮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

三月至魯祠孔子。

帝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

六十二人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于卿家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

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至東平祠獻王陵今泰安府東平州東北隄山上有後漢東平獻王冢

帝至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

在其人亡。因泣下霑襟。遂幸獻王陵。祠以太牢。獻王之歸國也。

驃騎府吏丁牧。周栩以王愛賢。下士不忍去。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之。皆引見。擢為議郎。事

祖及孫。時獻王子懷王忠已卒。忠子敬嗣王。

夏四月。還宮。

秋七月。詔定律。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謂立春陽氣至。可以施生。故不

論囚也。

丙寅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

稟給如律。

律本有此條。今舉行之也。

帝北巡。三月。還宮。

帝耕于懷。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進幸中山。還

幸元氏復幸趙賜從行者各有差

夏四月收太尉鄭弘印綬

弘于元和元年為太尉

弘自繫獄出之卒

以宋由

字叔路長安人

為太尉

綱目凡例三公策拜卒免安帝以後因事乃書今于章帝時即依此

例其事無足錄者皆不具書

弘數陳竇憲權勢太盛言甚切至憲因奏弘泄漏密事

憲黨張林楊光貪殘弘奏之吏與光舊因以告光

帝責讓弘收印綬弘自詣廷

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尋卒

弘病篤復上書極言憲姦惡當誅帝省章遣醫視病

比至已卒

司空倫罷以袁安為司空

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倫奉公盡

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

倫此言直令人噴飯而史氏乃以為誠直吁亦有差

超詐降與傳介子誘所  
樓蘭其蹟相類然彼猶失  
信此乃燭奸實謂勝之

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  
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  
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疏勒王忠詐降。班超斬之。

先是超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  
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  
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  
其國。烏卽城遂降。至是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楨中。疏勒  
地名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于超。超知其姦。縛忠斬之。因

擊破其眾。南道遂通。

詔侍中曹褒

字叔通。魯國薛人。

定漢禮。

博士曹褒上疏以爲宜定文制。著成漢禮。班固以爲宜

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

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能下。昔堯作大章一

夔足矣。」

見呂氏春秋

乃拜襄侍中，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

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襄乃

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

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眾論難一，故

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丁亥章和元年。

以嘉瑞屢見，故改元。

夏六月，以袁安為司徒。

桓虞免。安代。桓虞

字仲春。任隗

字仲和。光之子。

為司空。

隗清靜寡欲。帝素稱其行。及是，拜司空。以沈正見重于

時。

秋七月護羌校尉張紆擊羌斬其帥迷吾羌豪名

先是燒當羌迷吾及其弟號吾寇隴西郡督烽掾李章

追獲之號吾曰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太守張

紆遣之羌卽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已

而護羌校尉傅育北地人募人鬪諸羌胡募人間構諸羌使之自鬪

胡不冝遂叛出塞更依迷吾育發諸郡兵數萬人其擊

羌未及會育獨進軍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及吏士八

百餘人會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張紆爲校尉將萬

人屯臨羌漢縣故城在今西寧府西寧縣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紆

遣從事司馬防與戰迷吾敗走欲降紆納之迷吾率眾

至臨羌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

人斬迷吾頭以祭傳育冢復放兵擊其餘眾斬獲數千

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質據大小榆谷以叛張紆不能制榆谷在今蘭州府河州西

八月乙未晦日食

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

北匈奴衰耗黨眾離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

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南單于與戰于涿邪

山斬獲而還至是鮮卑復大破之斬優畱單于北庭大亂于

是屈蘭儲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

北地降

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降之

超發于賓諸國兵二萬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

合五萬人救之。超曰：「今兵少不敵，可各散去。」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使生口得歸，言超兵將散去。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于西界追超。溫宿王將八千騎于東界微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戊子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中山王焉來朝。

上篤于親親，故二王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不遣就

國，賞賜過度，倉帑爲虛。

太尉掾何敞奏記宋由，請勅諸王就國，節省浮費，由不能用。

何敞，字文高，平陵人。

尚書宋意

字伯志，均族子。

上疏曰：「陛下隆寵諸王，禮

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

疆幹弱枝者也。西平王羨等久磐京邑。驕奢僭擬。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歸藩。以塞眾望。

帝崩。

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太子肇卽位。

年十歲。是爲孝和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葬敬陵。

在河南府洛陽東南。

史臣曰。章帝素知人。厭苛切。事從寬厚。平徭簡賦。民賴其慶。嗚呼。懋哉。

太后臨朝。

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詔命。弟篤爲虎賁中郎將。

篤弟景環並為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

崔駰以書戒憲曰傳

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昔馮野王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于時垂愆于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漢興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以鄧彪

字智伯禹之宗

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

竇憲以彪有義讓

彪父邯中興初有功封鄆鄉侯邯卒彪讓國于異母弟

先帝所

敬

建初中彪拜太尉元和初乞罷詔給二千石奉歲時存問

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

其所施為輒外命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彪在位修

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

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以韓紆嘗劾父勲獄命客斬紆

子以首祭勲冢

諸王始就國

夏四月以遺詔罷鹽鐵之禁

五月京師旱

冬十月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

齊殤王石之子石武王續孫

太后以憲

為車騎將軍使北擊匈奴以贖罪

不問匈奴應擊與否但以  
憲請贖罪遂令行師此舉  
實為無名

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

之權遣刺客殺暢于屯衛中而歸罪于暢弟剛使侍御

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

尚書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舍近問遠恐為奸臣所笑

太后怒

切責稜稜固執其議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

太尉掾何敞請獨奏案之

敞說宋由曰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迹不顯主名不立敞數備股肱職典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為三公不與賊盜公縱姦慝莫以為咎敞請獨奏案二府司徒司空聞敞行皆遣主者主知賊盜之曹